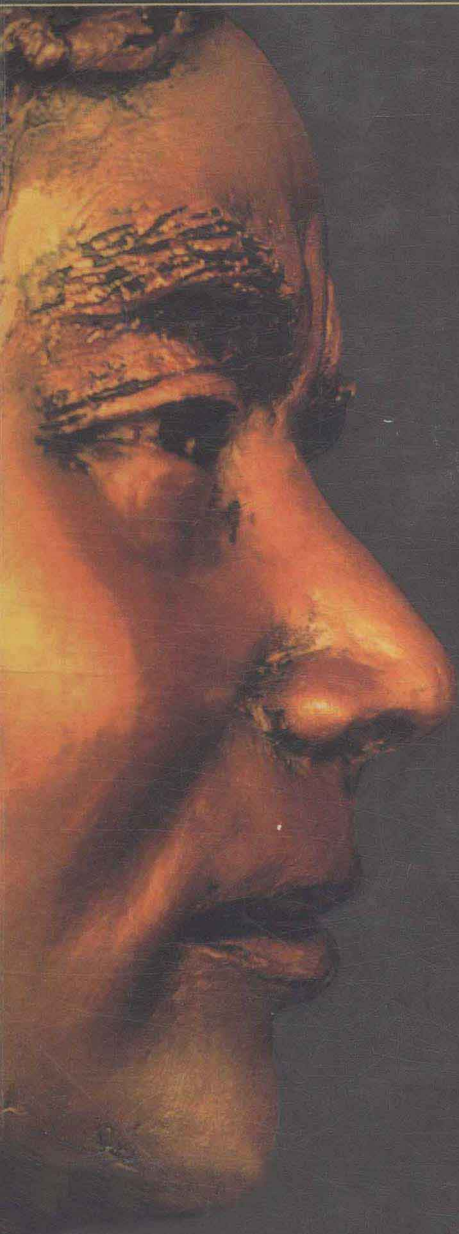


亚洲讲稿之五

台湾问题

刘亚洲



2000·4·石家庄



台湾问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刘
亚
洲

信乃通也

2002年5月17日 吴明基

④ 比干伊尹说桀纣

~~一 12月21日 星期一 晴~~

①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对利比亚的所作所为)
脱身而逃 / 美国批准也)

△第二次：“破门而入——个班……”

— 4000 元

Δ = 损耗, 2号机比例5分

△ 此次造塔：“如摩訶訶... 牛”

△ 湖底四个, 排布气的

 Δ 2122

△一報一報

刘亚洲讲稿提纲手迹

编者按

我编辑部刊印了《亚洲思想库》，反响巨大。现又将刘亚洲将军近年来的讲话、讲座收集整理，冠以《亚洲讲稿》之名，内部刊行。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特此说明。

《国家战略》编辑部

2005年9月

前 言

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大选。台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和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当选“总统”。4月20日，刘亚洲应邀在北京某军事学院作此演讲。

台湾问题

刘亚洲

2000 · 4 · 石家庄

目 录

1	台湾问题
第一章	
4	对台湾选举的反思
第二章	
15	台湾问题我们有哪些失误
第三章	
32	台湾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第四章	
42	谈一谈对台作战问题
附录	
63	封锁台湾

现在讲台湾问题。我在 1993 年的时候曾经给中央写过一封信，题目是《封锁台湾》（此文附后——编者注），在信中我做了一个预测：民进党虽然现在还没有执政，但是已经具备了执政的气势。民进党很有可能在下个世纪初执政。当时，有的领导同志说这是危言耸听。现在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后来我又做了第二个预测是，民进党接手政权后，不一定马上搞“台独”。这个预测是在当时国际形势下做出的，现在这个话我还不

敢讲。3 月 18 号之后，我头脑中一直萦

绕着一个问题，这问题不仅死死地缠住我，而且肯定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难道要在本世纪内失去台湾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种种迹象表明，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沙尘暴今年袭击北京十几次，草木皆枯，人皆怨怒。北京多风，但像今年沙尘暴这么频繁、这种规模，十分罕见。整个五十年代沙尘暴一共来过两次，六十年代三次，七十年代两次。这一次是前四十年的总和。此风蹊跷。为什么说“蹊跷”？沙尘暴第一次来的时间是3月18日，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是台湾的大选日。那天早晨，全世界、全大陆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台湾岛。岛上干什么呢？台湾岛像一口烧开水的锅。鼎沸！八点钟选举开票，一开票天平就向陈水扁一方倾斜。北京呢？这个时候只见北边天气黄烟弥漫，越升越高。长城显得娇小无力。太阳无光。中午的时候，在台湾，

有一半票数统计出来了，陈水扁领先。北京呢？狂风呼啸着占领了京城。飞沙走石。几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树，“喀嚓”一声就折断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陈水扁最终获胜。在北京，太阳死去了，天地间一团漆黑。黄沙如雨，抽打着行人。四点多钟，竟伸手不见五指，汽车打开大灯，只能照亮一米，蠕蠕而行。同志们，这是什么？天象示警。最猛烈的沙尘暴为什么在这一天袭击京城？为什么偏偏和陈水扁的当选同步？同志们，值得深思。当时，我想起陆游写的《钗头凤》中的最后一句：“错错错”。我想把这三个“错”字改成“误误误”。以上，全当笑话说一下。如果你不认为这是笑话，那它就不是笑话。

一、对台湾选举的反思

我有一个看法，这次台湾大选的最大赢家应当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我指的主要是选举的形式，而不是指它的结果。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处在专制主义的严寒之下。人民的权力就是服从，甚至是顺从。说是人民创造历史，实则是皇权创造历史。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口头上标榜“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你当家，我做主”。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本来是可以走上

真正的民主之路了，但由于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这一过程被推迟了。我们几乎完全照搬了斯大林的政权模式。斯大林认为，仅仅以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仅仅以恐怖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施以对统治者的恐惧，又以对统治者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合格的统治者。这样的政权除了民主，什么都有。一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推行，我们才有真正意义的民主。邓小平讲过：五十年后中国党和政府要进行直选。今天，台湾老百姓按自己的意愿一票一票地选出领导人，就是邓小平所讲的“直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先自实现了邓小平的愿望。这个意义，我们应该从正面的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这和我们党将来要走的道路也是一样的，民意呀！你不要认为有谁压迫台湾人民去投票，没有，是台湾人民自己选举领导人。台湾人民

现在可以订《人民日报》，可以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很自由的。民意不可抗拒。得民意者得天下，失民意者失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的选举是一个进步。千万不要和民意对抗。同志们，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去年，北京一个工厂组织工人们观看国庆阅兵。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方阵走过来，人们没有鼓掌；空中先进战机呼啸而过，人们没有鼓掌；导弹车逶迤而行，人们还没有鼓掌。突然，有一个工人说了一句话：“他们花的都是下岗工人的钱呀！”此话一出，掌声雷动。这就是民意。当然这种说法和观点都是极端错误的。还有一个与我挺好的作家朋友说：“什么阅兵？阅人民币罢了。”我当即和他争吵起来，弄得我俩到现在都不说话。但这些错误观点和言论在老百姓中很有市场。你承认不承认它都有市场。进而我想到了民主问题。现在，我们强调两种文明——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其实还有第三种文明——制度文明，而制度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主。民主这东西不能抗拒。民主是这个世纪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潮流。这些年来，我对此是颇有心得。将来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一条路：两岸危机的真正出路是大陆的民主化。大陆越民主台湾问题越好解决。民进党的策略是什么呢？你中共民主化我就谈，你不民主化我就不谈。民进党还说，只有在北京完成了民主建设的时间表之后，才能真正谈起两岸统一的时间表。民主化是当今世界的洪流。它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情。与其等着死，还不如顺着生。国际事务是大鱼吃小鱼，民主建设则是快鱼吃慢鱼。《1984》书中有句话说得精彩：“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

这两年，我在北空政治部反复强调民主意识。政治部干部的使用也是一样，

末位淘汰也好，民主推荐也好，任前公示也好，都是我努力营造一种宽松的和谐的民主气氛。许多离开政治部到别处工作的人都感到这种气氛的可贵。其中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主任，你把我们给宠坏了。”其实我很严厉。对大家要求很严。对工作、对人，我承认我有一点完美主义倾向。这并不好。但为什么他们感到政治部像个家庭一样呢？因为我们这里非常民主。我认为虽然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杯水车薪，影响的人有限，影响的部门有限，影响的范围有限，但是意义非凡。一个森林里着了火，所有的小鸟都飞走了。只有一只小鸟刚建了巢，舍不得走，它就一次一次地从小溪里用嘴衔了水来浇着火的森林。这当然于事无补。我就像那只小鸟。在国外有这么一件事情：一次大海潮之后，许多小鱼被搁浅在沙滩上。一个孩子看到小鱼还没死，就抓起小鱼一条一条地往海里扔。

一个中年人走过来说：“这么多鱼你扔不过来，有谁会不在乎？”小孩抓起一条小鱼往海里一扔，说：“这条小鱼在乎。”又抓起一条鱼往海里一扔，说：“这条小鱼也在乎。”我就是那个小孩。

李登辉这个王八蛋看似下台了，但他也算是这次大选的赢家。我以前讲过，李登辉是国民党的掘墓人，这个判断看来是准确的。很多人都不理解，蒋经国为什么会选中这么一个接班人。有个笑话是这么讲的：蒋经国弥留之际，身边人员问他，究竟谁来接班。蒋经国神志不清，喃喃道：“你等会。”他的奉化口音，让别人听成“李登辉”了。这当然是玩笑。我认为蒋经国选择李登辉，是大有深意的。首先，李登辉当过共产党。蒋经国在前苏联生活过十多年，对共产党有深刻认识。他非常了解共产党不宽恕叛徒的做法，认为把政权交给这样的人，绝不至于和共产党合作。其二，李

登辉的独子李宪文早逝，他是无后之人，且无班底。而林洋港当时锋芒太露。蒋经国当然不可能料到李登辉会在台独的道路上走那么远。李登辉是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选的。他表面上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实际上是支持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手段高明，用心险恶，而且得到胜利，非常惊险！他每一步棋都没有走错。他虽然下台了，但他的下台跟叶利钦下台一样，是一种绝响，引起世界关注。现在他既不当主席了，又不当总统了，但他心里非常宽松。我在《对台作战：战略评估》文中这样写道：李主席大败，李总统大胜。还有人讲：国民党败了，李登辉胜了。为什么说李登辉胜了？据我们可靠的关系讲，陈水扁尽管这次上台了，但他上台的准备和信心却是不足的。如果连战和宋楚瑜联手，他绝对不可能当选。是李登辉出卖了连战。我们大家都在讲